

杜宇鹏◎著

形

而上学的命运

杜宇鹏◎著

形而上学的命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的命运 / 杜宇鹏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
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81129 - 642 - 6

I. ①形… II. ①杜… III. ①形而上学 - 研究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6468 号



形而上学的命运
XINGERSHANGXUE DE MINGYUN
杜宇鹏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林召霞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1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42 - 6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诞生	5
第一节 发现自然	6
第二节 心灵内省	12
第三节 神明召唤	22
第二章 形而上学的演进	43
第一节 分裂的世界	45
第二节 理性还是信仰	59
第三节 死亡形而上学	74
第三章 形而上学的危机	86
第一节 哲学等于形而上学	87
第二节 即将失去的“对象”	99
第三节 苍白的人类语言	112
第四章 形而上学的消解	126
第一节 上帝死了	127
第二节 “我”死了	138
第三节 叙事与解构	151

第五章 形而上学的重建	169
第一节 文化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171
第二节 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	185
第三节 形而上学的未来预想	197
参考文献	208
后 记	214

绪 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似乎受到了人们的冷落。哲学家往往被人看成是只会玩概念游戏又远离人间烟火的家伙,其实这是对哲学的误解,也是对哲学家的误解。我们承认有这种类型的哲学家,其把真实的面孔隐藏在自己的理论背后,人们难以从其理论中感受到他们的真性情。这只是哲学家的小伎俩而已,不管怎样,他们也仍然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黑格尔认为他所生活的普鲁士王国有着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但他的哲学本身也未能超出其所处的时代。哲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寻找可靠的根基,进而批判这个不是很完满的世界。我们说哲学家爱无中生有,把简单的问题弄得极为复杂,可人类就有这种探索未知世界的偏好,只是哲学家的探究角度与科学家不同而已。我想只要人类还存有一点好奇心,那么哲学思考就不会有终止之日。

作为哲学核心的形而上学是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形而上学就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①。其实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仅是哲学家关注的,也是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和情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感的人所关注的。何以这样讲呢？与动物相比，人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是一种超越其所是的存在，这意味着人要超越纯粹自然意义上的人而达于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境界实则为理想之境。与现实相比，人既不满足于基本自然欲求的实现，又不满足于日常事务的完成。正因为人具有这种理想性的维度，所以人总是将自己的眼光投向未来，投向未知的世界。与普通人相比，哲学家更喜欢把这种理想性的自由维度以抽象与思辨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人类思想史上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我们对“形而上学”好像怀有天生的“敌意”，或许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先入之见。很多人甚至没能将什么是形而上学弄清楚便极力批判和排斥它，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今天，形而上学似乎真的远离我们了，哲学好像有意要绕开它，而把哲学问题从古典引向现代乃至显得很时髦的后现代。哲学所做的这一切并未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哲学仍徘徊在新老问题之争中。哲学所开创的新局面并没有使其摆脱原有的纷争，反倒使这种纷争愈演愈烈。哲学现在很难再建立较为完善的体系，体系性哲学的时代已经终结，然而，哲学始终没有遗忘自己的使命——将人引向自由。

人生存的自由的维度缺少不了形而上学，本书所揭示的形而上学的命运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的命运。形而上学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如那罩着神秘面纱的女神，即便只是微笑也会让人倾心不已。纵观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一种新的哲学的建构是不能绕过形而上学的，哪怕是踏过它的尸骨。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人内心形而上的冲动便不会有哲学的

诞生,便不会有精神世界的不断升华。有人说哲学过时了,更有人说形而上学过时了,人们只注重现实利益的追求,那些云里雾里的形而上学理论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当下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文化发展也应以市场为导向,大众文化等足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细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广告、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以及形形色色的选秀节目。此外,考验着我们审美能力与价值判断的芙蓉姐姐、凤姐等争议人物也频频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不禁要反问一下,是我们的审美疲劳了吗?是我们内心缺少了某些东西吗?现代人的确很忙碌,甚至连考虑上述问题的时间都没有,或根本不屑于考虑这些问题,而哲学偏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的心灵危机之所在,寻找那些曾被我们追求而如今又被我们遗忘了的形而上的冲动。

哲学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离不开人们对日常生活诸多表象背后某种恒定存在的探寻,而人们总是脚踩大地做这一探寻的。很多人对哲学以及哲学研究者产生误解,往往认为哲学理论是概念的编织,哲学工作者像蜘蛛一样只会吐丝织网,编织出一张张抽象的概念之网。哲学家高高在上,陶醉在自己的理论中,这样的哲学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人们把所有的哲学工作者都看成这样,那么是人们对他们有偏见。哲学永远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即便是最抽象的形而上学,它的根也深深地扎在其所处的时代的大地上。我们不能因为形而上学理论抽象甚至显得幼稚而苛责以往的哲学家,作为人类文化精华的形而上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我们对形而上学做一下总结便可发现,

“不管是古典形式还是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其驱动都在于力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使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多样性能够在这个框架内依据某些普遍原理而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①。笔者试图通过梳理形而上学在不同时期的典型理论来寻找其发展范式,进而对何以在当代话语背景下建构形而上学提出自己的浅见。

^① [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吴忠、金吾伦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诞生

我们不在时间上严格探讨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形而上学绝不是突然间诞生的。我们一般认为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但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臆测。在泰勒斯之前是否有人提出过带有些许哲学意味的思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哲学家极少宣称自己所创立的哲学就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一词本身也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这一说法有唯名论的嫌疑,词语本身就是对事物、对理论的陈述,这里不探讨这一话题。

可以说形而上学是人类文化的伴生物,在哲学产生之前,人们便有形而上学的冲动。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对这一冲动的描述。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这一历程早已命中注定,这意味着看似流变的人生其实是受着某种不变的命运的支配的,人们是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的。俄狄浦斯在出生前就被巫师预言有此命运,随着俄狄浦斯人生之路的展开,他的这一命运“不幸”被言中。在古希腊神话中类似的描述有很多,而这一神话本身正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的写照,即使人们难以掌握“命运”,也会去设想那所谓的决定人的“命运”的存在。人生受着某种不变的命运的驱使,这一命运不在现实生活之中却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当然,在古希腊早期,人们

对“命运”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西绪福斯遭受天神的责罚,只能每天不停地将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等到石头从山上滚到山下时再继续往山上推,如此反复。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在其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中对此有深刻而独到的描述,那也只不过表述一种“我反抗,我存在”的思想。这里面也深刻透视出人生的悲剧性——与命运抗争是没有好下场的,人生本来就是命定的,受外在必然性的驱遣,越反抗的人生越是可悲的。这样,“命运”、“命定”、“悲剧人生的预示”等就成了人们形而上的冲动的表现。以上的论述并没有从哲学的视角来考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往往被当成哲学的范式,这里我们需要从哲学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形而上学。

第一节 发现自然

哲学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对世界本原的探寻,在这一过程中形而上学便产生了。当人类的意识从神话和原始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多么清新的自然界啊!这个世界对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人们每天都生活于其中并与其打交道,说它陌生是因为人们以往认为它是神的造物,是异于人本身的无法被把握的外在存在。面对自然界的四季更替、花开花谢,人类本身的生老病死也在交替进行着,一切都进行得自然有序。流变是永恒的,不变的唯有变本身。这里蕴含着一种观点,一种对立统一的观点,变与不变相对而存在,短暂与永恒相对而存在,偶然与必然相对而存在,现象与本质相对而存在。总之,在这个变动的世界背后应该有某种稳定的基质存在,在一段

时期内,人们只是朦胧感到这一基质的存在而说不清其是什么。当人们有这种自然而然的意识时,形而上学便在人们心中产生了。

宗教与神话也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相伴相生,直到现在人们仍不能完全摆脱二者的束缚,更何况是在古希腊早期。当人们的意识日益觉醒时,人们便也强烈要求以人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自然界不是宗教和神话的产物,人们也不必完全按照宗教和神话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总之,是时候以人自己的目光来看待眼前的世界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变世界背后那不变的基质,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抛开宗教和神话的影响,人们从自然界当中探寻世界的本原,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革命性进步。当然了,这一进步是由古希腊人完成的,这一时期是人类哲学诞生的时期。此外,这一时期也就是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轴心期”是人类文化形态的基本确立时期,而古希腊哲学家所确立的哲学主题在哲学发展历程中一直主导着哲学自身的发展。回到上述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们开始从自然界中寻找某种存在者,这一存在者被哲学家认定有这样一些特点:万物由其始又复归于此,而这一本原本身是不变的;本原既可以是具体的又可以是抽象的;本原往往是不生不灭的等等。

按照经验世界的“时间先在性”逻辑去探寻世界的本原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世界究竟是有始的还是无始的?如果是有始的,那么世界最初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样的?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这样的发问在哲学上是有意义的,而在日常生活中却不见得有多大意义。古希腊哲学家只能通过想象来推测这一问题的答案。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可能与其生活在地中海,看到

过尼罗河定期泛滥以及尼罗河润泽两岸万物有关;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规定者”是世界的本原,具体的自然物作为本原并不可靠,而抽象的“无规定者”则克服了这一缺点;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用气的稀薄化与凝聚化来说明气可以形成万物,万物也可转化为气。古希腊早期这三位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探寻没有局限于物表象的世界,而对灵魂世界做了有益探索。泰勒斯认为人的灵魂是潮湿的,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人的灵魂是精细的气。这里蕴含着这样一种思想:灵魂的世界比物的世界要高等和精致,灵魂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具有同样的本原,但灵魂是形而上的存在,物却是形而下的存在。当然,哲学家并未在其哲学思想中把这一问题明确表述出来。虽然早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哲学即将分裂。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万物产生于火又复归于火,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这里的“分寸”有尺度、规则的意思,即“逻各斯”(logos)(也译为“道”,它与老子的“道”,《圣经》的“太初有道”的“道”具有相近的意思)。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虽然世界处在生生不息的流变过程中,但“逻各斯”是稳定的、恒久的。“逻各斯”是万事万物所依存的规律,这里用“规律”一词来概括“逻各斯”。“逻各斯”本身便是形而上学的规定,这一规定仍然是从现实可变的事物出发。“逻各斯”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但使古希腊哲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过渡,而且为哲学形而上学定下了某种基调。

从世界的空间构造中探寻本原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世界究竟

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世界是由不可分的终极元素构成的吗?如果存在这样的终极元素,那么它是可感可知的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答仍然离不开形而上学,笔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对这几个问题做哲学上的探讨意义并不大。

从上述视角出发,哲学家必然要承认世界是可分的,而且也是能找到最终的不可分割的单元的,这一不可分割的单元便是世界的本原。这是从世界的空间构造中抽象出的比较朴素的理论,古希腊一些哲学家无法从时间上推知世界的本原便把目光转向世界的空间构造,这样便可从现实的具体存在物出发去对自然界进行重新认识。

恩培多克勒认为“水”、“火”、“土”、“气”“四根”为万物的本原,万物由“四根”按不同比例及秩序构成,万物生灭与“四根”的聚合与消散有关,而万物生灭过程仍然有“灵”的因素参与,这表现为“四根”之间的“友爱”与“争吵”。阿那克萨哥拉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千差万别的“种子”构成的,在一种事物中占主导优势的种子决定该事物的性质,而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原因是由一种精神性的“努斯”(nous)来控制的。“努斯”在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是纯粹精神,努斯是万物生灭变幻的推动力,是形而上的存在。这时哲学家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完全不必借助宗教和神话来解释自然万物。哲学家对人的精神的高扬,以及把主观精神客观化也在不断推动形而上学的发展。德谟克里特更是提出了原子论思想,这是古代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认为世界万物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小粒子,是不可分的、同质的、无限多的。德谟克里特认为不同形状、不同

体积的原子在旋涡运动中以不同的排列次序与位置结合起来,产生物体与物体的性质。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虚空不是空无所有,它与原子具有同样的实在性。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始终都在努力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即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这也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世界产生于“一”还是“多”,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是无解的。德谟克里特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由同一种原子构成的,因而万物为一,但万物又是多种多样的,是“一”与“多”的统一。这里,“原子”本身不同于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原子,它仍然来源于哲学家的推测。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卢克莱修与伊壁鸠鲁对原子论进行了补充,他们的理论基础仍是假设和推论,而无法运用科学意义上的原子论。至此,对世界本原的空间构造已经完成,这也是古代自然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哲学家力图将自然等纳入形而上学的范畴,正如赖欣巴哈所指出的,形而上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①。哲学家对那些可设想、可预见但不可观察、不可感知的本原的构想足以证明人类的认识绝不满足停留于事物的表面,人类总试图去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

哲学家在构建自然的形而上学理论时更多的是臆测,而不是从对自然的实证研究出发。在某些层面上说,这样的理论并没有使人认清自然,反而使自然更加神秘。哲学家并不总以纯粹自然的眼光来观察自然与说明自然,哲学家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考古

^①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4页。

学家,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能仅凭自然物与人造物本身来说明世界,而哲学家总希望找到自然现象背后的不变的存在,找到自然的本原。人们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然,使自在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便是文化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主体性的人通过实践和认识作用于自然界,在交互作用之下文化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哲学家能抛开文化因素中某些具体的成分,抽象出形而上的理论和概念,使文化由具体形式表现为抽象形式。人类是需要这种文化的,文化是人的生活样法。人生于自然而复归于自然,于是人们试图寻找自然本身生于其中又复归于其中的本原性存在。人们对自然的形而上的追问和探寻本身即是人的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很多哲学家与普通民众忽视了这一点。一方面哲学家努力将哲学理论弄得纯粹又纯粹,看似远离俗世而向天国飞升,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对抽象的哲学极为反感,对思辨的形而上学敬而远之,这使哲学在我国不受待见。

很明显,我们越来越缺少某些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或是我们不屑于追求那显得无用的形而上学。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了,这种遥远不是单纯的时空距离,更是一种心灵的距离,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与古人相比,我们的生存处境与心灵境遇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

如今虽然哲学家很少将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自然的本原等诸多形而上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没有意义。其实提出问题与探讨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必要完全以是否做出真实可靠的

解答来衡量哲学理论的价值,很多的哲学命题本身就是无解的,哲学家也不可能知道一切。如今国内哲学界创新不足,哲学研究者或是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或是成为不容挑战的权威人物,压制新思维,这都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第二节 心灵内省

以往我们总是将心与物对立起来,认为物质第一性,心灵第二性。从哲学上看这样的说法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会承认这一观点的。难道心灵仅仅是物的附属而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吗?我想,很多西方哲学家是不会承认这种说法的。的确,在哲学产生之初,心灵更多的是依附身体、依附物,哲学家往往也以物的形式来说明心灵。不得不承认的是,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心灵日益获得独立性,自我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便是其独立性的真实写照,这一过程也是人的思维日益脱离具体事物的牵绊而逐渐独立的过程。身体决定着人的思维能力,而思维则是自由的,它能挣脱身体的束缚而在精神王国自由驰骋。很多人都曾感受过这种自由的快乐,我想哲学家对这种自由的体会会更深刻。我们仔细分析“心灵”一词便会发现其有问题,只不过它已约定俗成,而人们并不深究其含混性。心是身体的物质器官,单纯一个“心”字人们并不会对其产生异议,而在“心”字后加上一个“灵”字组成“心灵”一词,这就有很大的含混性,而整个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就是在这种含混性中不断发展的。按语言哲学的说法,“心灵”一词作为一个名词,如果其对应物是实际存在的,那么“心灵”一词应有指